

# 泰雅語的語言活力與語言復振<sup>\*</sup>

## —以司馬庫斯及竹東為例

陳淑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本文探討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的活力及語言復振，研究問題為：(1)運用聯合國的語言活力評估因素，評估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的語言活力；(2)分析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活力不同的成因；(3)運用 Fishman 的「逆轉語言轉移」理論，分析兩地泰雅語趨近 Fishman「世代斷層分級表」的哪一個等級，據以探討有效的語言復振方案。研究方法為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研究結果顯示兩地在聯合國語言活力評估中的四個因素評估結果不同，因此所需採取的語言復振策略也各異。司馬庫斯泰雅語相當於 Fishman「世代斷層分級表」的第六級，其需要訓練族人讀寫的能力；竹東泰雅語趨近第七級，急需讓族語恢復世代溝通的功能。

關鍵詞：語言活力、語言復振、泰雅語、司馬庫斯、竹東

### 1. 前言

台灣南島語的語言差異大，又保存最多古語的特徵（李壬癸 2007、2008），是極為珍貴的文化資產。然而如此重要的語言正在快速的流失，黃美金（2000：79）即指出：「台灣南島語言很重要，特別是這些語言中大部分又都已瀕臨消失的險境，再不努力保存、加緊研究，恐怕不久的將來，都將蕩然無存。」可見復振台灣南島語刻不容緩。而在思考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時，必須先瞭解其活力，如此才能針對現況，採取

---

<sup>\*</sup> 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寶貴的意見，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本論文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感謝臺大語言所唐宜傑同學帶我們進入司馬庫斯的研究場域；同時，我們要謝謝司馬庫斯部落的曾玉智長老以及竹東的謝健男先生熱心協助兩地的調查訪問；另外，我們也感謝司馬庫斯及竹東所有接受我們訪問的族人，因為他們熱心提供寶貴的語言資料，我們才能順利完成這篇論文。本文得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為 NSC-94-2411-H-134 -004。

有效的語言復振方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3 年三月舉行的國際會議「瀕危語言的保護」之會議文件〈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中，訂定語言活力評估（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簡稱 LVA），總共提出以下九個衡量因素（參見 UNESCO 2003；何大安 2007；謝國平 2007）：

1. 語言的世代傳承
2. 語言使用者的實際人數
3. 語言使用者占該語族總人口的比例
4. 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
5. 對新的語言使用場域與媒體的反應
6. 語言教育與讀寫學習所需的材料
7. 政府機關對語言的態度與政策
8. 語族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
9. 語料文獻典藏的數量與品質

其中前六項因素評估語言的活力及瀕危狀態，7、8 項評估語言態度，末項評估語料文獻典藏的急迫性。每個因素再依嚴重程度區分為六種衡量等級，六種等級依評估標準區分為 0 到 5，其中以 0 為瀕危程度最嚴重、或政府對語言態度最消極負面、或語料文獻典藏最少的等級，而 5 則為該語言安全不虞流失、或政府對該語言的態度最積極正面、或語料文獻典藏最質優豐富的等級。因此，依據此標準可以對語言的活力得出多面向的評估。本研究將根據上述因素，評估台灣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的活力。<sup>1</sup>

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三：(1) 運用聯合國的語言活力評估因素，評估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的活力，瞭解其族語在各個因素的活力；(2) 分析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活力不同的成因；(3) 針對語言活力評估結果，結合 Fishman 的逆轉語言轉移理論（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LS），提出語言復振的具體方案。Fishman（1991）根據許多少數族群語言的現象，將瀕危語言依據嚴重的程度分級，其「世代斷層分級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GIDS）共分為八級，級數越高表示語言斷層的情況越

<sup>1</sup> 我們將因素 2「語言使用者的實際人數」排除在外，因素 2 之所以不列入評估，是因為要精確提供部落族語使用者的實際人數非常困難，而且無法有效的分成六等級與其他因素做總體的比較。排除因素 2，並不影響我們對於其他因素的評估，例如因素 3「語言使用者占該語族總人口的比例」，LVA 的六級劃分是第 5 級「安全」：「所有人都会說」、第 4 級「不安全」：「幾乎所有的人都会說」……第 1 級「極端危險」：「幾乎沒有人會說」到第 0 級「滅絕」，這個因素是對整個語言社群會族語的人口比例的大致評估，我們可以透過參與觀察評估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因素 3 的等級。

嚴重，依據不同的級數，Fishman 提出不同階段的語言復振方式。語言活力的評估，是為了要回答更重要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司馬庫斯與竹東泰雅語是到達 Fishman 所界定瀕危語言的哪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要採取哪一種有效的語言復振方式。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

本文的組織架構說明如下，首先介紹相關的文獻與 Fishman 的 RSL 理論；其次說明本文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再者說明兩個部落語言活力評估的結果。最後，再以兩個部落語言活力評估的結果，分別提出具體的語言復振方案。

## 2. 文獻與理論

文獻回顧將說明關於台灣南島語的語言活力及語言復振的重要文獻，理論則將介紹 Fishman 的 RLS 理論。

### 2.1 台灣南島語的語言活力及語言復振的重要文獻

關於台灣南島語的語言活力及其瀕危問題，台灣學界已有一些研究和調查。例如黃宣範（1991、1993）調查在台北就讀的原住民大專生，發現會族語的只有 69%；其研究並計算世代間語言流失的程度，發現祖父母到受訪大專生的父母兩代間語言流失的比例為 15.8%，祖父母到大專生三代之間族語流失的比例是 31%。林金泡（1995）根據原住民大專生的問卷調查發現，只有 68% 的原住民會族語，說得很流利的只有 16%；曹逢甫（1997）的調查發現台灣原住民族語能力在下降中，華語能力在增加中，<sup>2</sup> 族語能力與年齡、教育程度相關，年齡層越低、教育程度越高，則族語能力越差、華語程度越好。以上是針對整個台灣原住民語言活力的調查研究。至於個別語言活力的研究有李壬癸、何月玲（1989）及何德華（1995）調查蘭嶼雅美語的語言活力，其比較蘭嶼各部落的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及語言態度的差異。黃宣範與張宗智（1995）則是調查噶瑪蘭語的活力。<sup>3</sup> 曹逢甫（1997）、李壬癸和何月玲（1989）、何德華（1995）的調查呈現不同年齡層語言能力的差異，分析社會變項對語言能力的影響。陳淑娟、江文瑜（2005）調查水

<sup>2</sup> 教育部在 2008 年 2 月公布將「國語」一詞正名為「華語」，因此本文依據教育部的正名，稱台灣的官方語言為「華語」，只有在提到「國語運動」或者轉寫族人的訪談語料時，才沿用過去的習慣用法，稱之為「國語」。

<sup>3</sup> 此外，還有韓世芬（1995）調查布農、阿美、排灣、鄒族的語言能力與語言使用，探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語言能力、語言使用的影響；陳慧萍（1997）調查蘭嶼雅美語第二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型態及語言態度；盧慧真（1996）則調查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族人語言流失的現況；劉秋雲（2003）從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及語言態度等層面來調查布農族人的語言轉移情形……等。限於篇幅，這些尚未出版的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不一一介紹。

田部落泰雅族人三代間的語言能力。這些研究一致呈現族語能力與年齡成正比，華語能力與年齡成反比的結果。在語言使用方面，曹逢甫（1997）依不同場域調查不同年齡在各場域語言使用的差異；陳淑娟、江文瑜（2006）發現水田部落的中年與青年在比較常使用族語的家庭與宗教場域，族語使用已經有顯著差異；陳淑娟（2007）以水田部落作為個案研究，描述該部落泰雅語的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這些研究都反映出台灣原住民語言轉移的現象。

上述研究彌足珍貴，然而台灣南島語中分佈最廣的泰雅語，由於各部落的語言活力歧異很大，各部落挽救語言的策略也不相同，需要進一步探究分析。司馬庫斯位於尖石後山，地處偏遠，部落中都是泰雅族人；而竹東則是交通便捷的平地，居民以客家人為主，泰雅族人是少數。兩地的地理位置、族群人口分佈都有極大的差異。因此，本研究選擇這兩個地方的泰雅語來做比較。

過去關於台灣南島語語言活力的研究也根據研究結果，做出復振語言的建議。例如李壬癸、何月玲（1989）提出鼓勵雅美人珍惜自己的語言、保護老人以及修訂教育政策等辦法；曹逢甫（1997）建議實施雙語或三語教育、成立鄉土文化學院、挹注更多教育資源給原住民教育……等；何德華（1995）建議雙語教育或族語教育應該因應各部落族語能力不同的現況而有所調整。張學謙（1996）提出一人一語、一地一語、母語薰陶營、師徒制培養母語人才、社區語言方案小組、社區母語幼稚園等具體建議，張學謙（1999）並從語言景觀的觀點談語言復振。張學謙（2003）指出學校母語教育的侷限性，主張回歸家庭與社區的母語教育，並提出具體的方法。陳淑娟、江文瑜（2006）根據水田部落的語言活力，提出藉由發展精緻農業、推動生態或文化觀光，創造人口聚集的條件，以復振語言的具體方案。這些建議深具參考價值，然而語言復振並非一蹴可幾，語言瀕危的程度不同，所要努力達到的階段性目標也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在瞭解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的活力後，將對照 Fishman GIDS 的分級（見 2.2），從部落的觀點提出語言復振的規劃。

## 2.2 Fishman 的逆轉語言轉移理論（RLS）

Fishman 在分析世界各國的語言運動之後，提出逆轉語言轉移理論（RLS）。他針對語言流失的現況，提出「世代斷層分級表」（GIDS），共分為八級，數字越高表示世代間的語言流失越嚴重，語言的保存就越困難。針對這八級，他提出不同階段的逆轉語言轉移策略。

在此說明 Fishman「世代斷層分級表」（GIDS）所設定的第八、七、六、五、四級的語言狀況，以及相因應的逆轉語言轉移策略，因為我們認為竹東泰雅語是介於第七級

與第六級之間；司馬庫斯則是接近第六級，可朝第五級和第四級邁進。<sup>4</sup> 最嚴重的第八級只剩少數會說該語言的長者，而且他們是孤立的，散佈各地。從事 RLS 的人要再蒐集該語言，必須從他們的口中或記憶中去搜尋，然後一步一步把該語言的各種面向（包括詞彙、語音、文法……）重新組合（Fishman 1991: 88）；第七級的定義為（Fishman 1991: 89）：會說該語言的人已經過了養育兒女的年齡，屬於高年齡層，但他們仍然集中在一起，仍可使用該語言。要從第七級重建語言，必須有年輕世代的加入，養育會說族語的下一代，並使該語言變成家庭溝通的語言。此時，藉助年長者的語言相當重要，年長者成為幫助年輕世代重拾族語能力的重要媒介；第六級中，該語言被使用於非正式的場合，在家庭中三代間可以用母語溝通，但是另一個優勢語言被使用於正式場合（Fishman 1991: 92），在這個階段父母繼續傳授母語給下一代，而且必須要強化族語在家庭—鄰里—社區的使用；第五級是培養族人具備族語基本的讀寫能力以及學習正式的語文使用（Fishman 1991: 95-98）。第四級以降則是達到雙言社會（diglossia）之後再超越雙言的逆轉語言轉移策略（Fishman 1991: 395），第四級希望有部分及完全族語學校，兩類學校中，4a 是取代義務教育的學校，課程設計及人事安排由族人主導。4b 則是提供部分族語教育的公立學校，不過，族人並未取得教育主導權，課程設計及人事安排仍然受到其他族群的控制（Fishman 1991: 98-103）。

Fishman 以八個等級為基礎，討論世界各國許多瀕臨危險的語言，詳細說明每個語言在八個等級的狀況，並提出推動 RLS 的人需要有哪些計畫與方向。本研究試圖結合 Fishman 的 RLS 理論，以語言活力的調查資料為依據，然後分析這些結果是屬於 GIDS 的第幾級，再積極提出語言復振的建議。

另外，在理論上，雖然本論文使用 Fishman 的 RLS 理論，但我們認為 RLS 理論的分級不應該是絕對屬於哪一級，各級之間是連續的，只能說是靠近哪一級，或趨近於哪一級。而在復振該語言的過程中，雖然從最接近該語言的層級開始，但是可以多方面進行。更低層級的問題如果獲得解決，有時反過來會加快高層級問題的解決。

###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以下分別說明研究地區、過程及研究方法。

#### 3.1 研究地區

本文的研究地區是司馬庫斯以及竹東。司馬庫斯部落位於尖石鄉玉峰村，在行政劃

<sup>4</sup> 關於各級的說明與定義，參見 Fishman（1991）頁 87-111。

分上屬於玉峰村第十四鄰，計二十多戶，為新竹後山一個孤立的部落，1990 年前道路沒有對外開通，位處偏遠，對外交通不便。竹東鎮位於新竹縣，與新竹的兩個原住民鄉——尖石鄉與五峰鄉相鄰，當地居民主要為客家人，有少數的閩南人及原住民，竹東鎮的泰雅人多從新竹尖石鄉、五峰鄉遷移至此。

### 3.2 研究過程及方法

兩個地區的語言活力評估採用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司馬庫斯部落的調查時間是在 2006 年 7 月，竹東則是在 2007 年 7 月。

#### 3.2.1 參與觀察法

以下說明我們到兩個部落參與觀察的過程，首先我們決定選擇新竹後山的司馬庫斯部落以及竹東進行調查，我們進入司馬庫斯研究場域的方式是：由曾經長期在司馬庫斯調查研究的臺大語言所唐同學陪同研究者到部落中，<sup>5</sup> 介紹研究者給部落的頭目及族人認識，並居住在頭目家，從事參與觀察。除了找族人調查泰雅語詞彙、訪問其語言使用狀況之外，並參與部落的生態旅遊及部落歷史解說等活動，周日也參與教會的禮拜。我們在司馬庫斯主要觀察老、中、青三代使用族語的情況，在我們居住的頭目家觀察家人之間交談的語言使用、以及部落的人到頭目家與其家人互動的語言選擇；此外，我們也觀察發音人與其家人、小孩互動的語言使用；並到教會觀察部落居民在宗教場域的語言使用，包括牧師佈道、族人禱告，教友與教友、教友與牧師互動時的語言選擇。尤其我們特別仔細觀察部落中幼稚園、國小、國中不同階段的孩童語言使用的情況。我們進入竹東研究場域的方式是透過新竹教育大學的泰雅族謝同學引介，經由長期任職於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的泰雅族謝先生，引介其他的竹東泰雅族人接受訪問。

#### 3.2.2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的目的是為了從受訪者的觀點，瞭解在研究場域的困惑和問題（嚴祥鸞 1996: 215）。針對研究者在研究場域發現的問題，我們選擇對該問題有深入瞭解的族人，圍繞該主題與當地族人對談。大部分採用一對一的訪談，瞭解部落居民的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現況。司馬庫斯主要針對幼稚園孩童說華語的成因及隱憂，與族人進行深度訪談，深度訪談的對象為曾長老及田女士；竹東的部分，則是訪問長期任職於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的泰雅族謝先生，再由謝先生帶研究者訪問其他的竹東泰雅族人。研究者針對當地語言活力的各面向，與當地族人對談。

---

<sup>5</sup> 唐同學的碩士論文是寫關於台灣泰雅語喉塞音的問題，他曾經住在司馬庫斯一段時間。

## 4. 研究結果

表一是司馬庫斯與竹東泰雅語活力的評估結果，每個因素分成六種衡量程度，按照兩個部落語言的現況，分別勾選與各個因素對應的等級，其中「V」是司馬庫斯、「O」則是竹東泰雅語的評估結果。

表一 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的活力評估

因素 等級	1 語言世代傳承	3 使用者占社群總人口比例	4 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	5 對新使用場域及媒體的反應	6 語言教育與學習讀寫的材料	7 政府對該語言的態度與政策	8 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	9 語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品質
5								
4	V	V	V				V	
3	O	O*	O*		VO			VO
2								
1				VO		VO	O	
0								

備註\*：竹東的因素 3 及因素 4 介於 2、3 級之間。

由表一我們看出兩個地區在因素 1「語言的世代傳承」、因素 3「使用者占社群總人口比例」、因素 4「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以及因素 8「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語言活力評估的結果有所不同，其他因素則是總體的語族活力，不涉及各部落的差異，因此兩個地區的評估結果一致。本文主要在比較兩個部落語言活力的差異，並訂定不同的語言復振方案，因此我們將針對語言活力不同的四個指標逐一討論。

### 4.1 司馬庫斯及竹東在因素 1「語言的世代傳承」的評估結果

因素 1「語言的世代傳承」，LVA 的六級劃分如表二，分別是第 5 級「安全——從兒童起所有年齡層的人口都使用」……，第 1 級「極端危險——大體上僅極少數曾祖父母一代的人使用」及 0 級「滅絕」（參見 UNESCO 2003；何大安 2007；謝國平 2007）。評估結果司馬庫斯是屬於第 4 級「不安全」的等級，而竹東則是屬於第 3 級「明顯危險」的等級。

表二 因素 1 語言的世代傳承

瀕危程度	等級	語言使用者
安全	5	從兒童起所有年齡層的人口都使用
不安全	4	在所有場域裡只有部分兒童使用；在少數的場域裡所有的兒童都使用
明顯危險	3	大體上是父母一代以上的人使用
嚴重危險	2	大體上是祖父母一代以上的人使用
極端危險	1	大體上僅極少數曾祖父母一代的人使用
滅絕	0	沒有使用者

我們的參與觀察發現司馬庫斯的兒童在家庭及部落裡使用族語的狀況是：小學以上的兒童與父母或同儕交談都使用族語，不過部分幼稚園階段的兒童，父母跟他們說族語，但是他們卻用華語回應，也就是說司馬庫斯國小以上的兒童，在家中、鄰里、社區以及與同族的朋友使用族語，但是部分幼稚園階段的兒童在家庭及部落已經開始使用華語。下列訪談中，司馬庫斯的中年田女士提到部落裡五、六歲的小孩開始講華語，比較少講母語：

例(1)

中年田女士：現在的小孩就是越小的越會講國語喔，現在。

研究者：為什麼會這樣？

中年田女士：我也不曉得！有時候我們就是講那個什麼，跟他們講母語啊，他們回我們就回國語。有時候他們自己在那個玩、兩個小孩子在那邊玩，就在那邊講國語，有時候我們就罵，我們聽到，大人就會罵，不要講國語，我們原住民就要會講原住民的話。他們忘記，他們又在講國語。

研究者：就你的觀察（司馬庫斯）大概幾歲以下的會開始講國語？

中年田女士：五歲、六歲開始會講國語。

基於上述觀察與討論，我們將司馬庫斯泰雅語活力的因素 1 界定為第 4 級「不安全」。但是司馬庫斯與聯合國評估因素第四級的描述「在所有場域裏只有部分兒童使用；在少數的場域裡所有的兒童都使用」情況不同，司馬庫斯沒有兒童在所有場域都使用族語，因為在學校場域學童的主要使用語言是華語，只有一週一節課的母語教學有機會說族語，學校外的其他場域，不同年齡的兒童族語使用的情況有所不同。幼稚園階段的兒童有部分開始在各場域使用華語，小學以上的兒童除了學校之外，大多使用族語。



至於竹東在因素 1「語言的世代傳承」則是呈現「明顯危險」，大體上泰雅語只被父母一代以上的人使用，並且呈現明顯的世代差異。以下的訪談語料說明竹東不同年齡層泰雅人的族語能力：

例(2)

研究者：竹東泰雅人都會講泰雅語嗎？

中年謝先生：要看層次，35 歲以上都會講、會聽。35 歲到 20 歲的，如果在山上成長應該會，如果在平地成長，應該就不會了。像我們這一輩在一起，碰面都是用族語。像小孩子見面都用國語，年輕一輩的都講國語。因為環境啦！

竹東泰雅族人的族語能力已經出現斷層：三十五歲以上的族人具備族語能力，三十五歲以下的族人，如果在竹東長大就不會族語，因為竹東是客家區，沒有族語的環境。因此竹東泰雅族人的族語活力評估因素 1「語言的世代傳承」，趨近第 3 級：「大體上被父母一代以上的人使用。」不過與第 3 級的描述略有不同的是：竹東有部分三十五歲以下、在平地成長的年輕父母不會族語。

## 4.2 司馬庫斯及竹東在因素 3「語言使用者占該語族總人口的比例」的評估結果

因素 3「語言使用者占該語族總人口的比例」，LVA 的六級劃分細目如表三。依次是第 5 級「安全」：「所有人會說」……第 1 級「極端危險」：「幾乎沒有人會說」到第 0 級「滅絕」（參見 UNESCO 2003；何大安 2007；謝國平 2007）。司馬庫斯部落因素 3「語言使用者佔該語族總人口的比例」的瀕危程度是第 4 級「不安全—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說」，竹東則瀕危程度加劇，介於第 3 級「明顯危險—大多數人會說」與第 2 級「嚴重危險—少數人會說」之間。

表三 因素 3 語言使用者佔該語族總人口的比例

瀕危程度	等級	語言使用者佔該語族總人口的比例
安全	5	所有人會說
不安全	4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說
明顯危險	3	大多數人會說
嚴重危險	2	少數人會說
極端危險	1	幾乎沒有人會說
滅絕	0	沒有人會說

司馬庫斯這個因素是屬於第 4 級「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說」，幼稚園階段的兒童開始在家庭場域說華語，他們聽得懂泰雅語，但是主要說華語，因此司馬庫斯是小學階段以上的兒童以及大人都會族語；而幼稚園階段的孩童族語能力略有不同，他們聽的能力很好，部分幼稚園階段學童以說華語為主，華語能力比族語好。

竹東泰雅人的族語能力不如司馬庫斯部落，竹東三十五歲以上的族人具備泰雅語的能力，三十五歲以下的不一定會說。因此竹東這個因素的評估結果介於第 3 級「大多數人會說」與第 2 級「少數人會說」之間。

### 4.3 司馬庫斯與竹東在因素 4「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的評估結果

因素 4「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LVA 的六級劃分如表四，依次是第 5 級「普遍使用」：「族語使用在所有場域；表現所有語言功能」……第 1 級「高度侷限場域」：「族語僅用於高度侷限的場域，表現極少的語言功能」以及第 0 級「滅絕」（參見 UNESCO 2003；何大安 2007；謝國平 2007）。

表四 因素 4 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

瀕危程度	等級	使用場域與功能
普遍使用	5	族語使用在所有場域；表現所有語言功能
多語對等	4	在大多數場域中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表現大部分語言功能
場域減縮	3	族語使用在家庭中並表現多種語言功能，但強勢語言開始滲入家庭場域
少數或正式場域	2	族語僅用於少數社會場域，表現幾種語言功能
高度侷限場域	1	族語僅用於高度侷限的場域，表現極少的語言功能
滅絕	0	族語不被使用在任何場域中；也不表現任何語言功能

司馬庫斯部落族人在家庭場域使用族語，只有學齡前部分兒童使用華語與家人交談；同族的朋友交談使用族語；在教會也主要使用族語佈道、禱告，不過在有外地朋友或遊客一起參加禮拜時，他們也會摻雜使用華語。學校場域主要使用華語，族語課才會使用族語。工作圈則要看工作性質，如果是傳統的工作領域（例如務農、打獵）則使用族語；但是新的工作場域，例如族人在假日經營民宿、接待外地遊客或導覽生態旅遊時，主要使用華語，其中在介紹部落歷史或物種時也會摻雜族語。比較特別的是頭目在對觀光客介紹部落遷移歷史時，全程使用族語，因此我們評估其為第 4 級。

竹東不同世代的族人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都有很大的差異，老年人與同族的人互動大多使用族語，但是與漢人接觸時則不得不使用華語；孩童在各場域基本上使用華語。竹東三十五歲以上的泰雅人，他們在各場域的語言使用會因說話對象而有所不同，與子女或漢人使用華語，與同族的長輩主要使用族語。由於竹東並未達到第 3 級：「族語使用在家庭中並表現多種語言功能，但強勢語言開始滲入家庭場域」，華語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家庭語言，但是老年人也還經常使用族語，並未達到第 1 級的瀕危狀態：「族語僅用於高度侷限的場域，表現極少的語言功能」，因此我們將之評估為居於 2、3 級之間。

#### 4.4 司馬庫斯與竹東在因素 8「語族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的評估結果

因素 8「語族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LVA 的六級劃分見表五（參見 UNESCO 2003；何大安 2007；謝國平 2007）。司馬庫斯的這個因素是屬於第 4 級「大多數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竹東則屬於第 1 級：「只有少數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其他成員則漠不關心或甚至支持語言流失」。我們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顯示兩地泰雅人對族語的關心和支持態度有所不同，司馬庫斯的族人比較關心族語的傳承與未來，竹東的泰雅族人則不然。

表五 因素 8 語族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

等級	語族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
5	所有成員都珍惜自己的語言，也希望促進其使用
4	大多數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
3	許多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其他成員則漠不關心或甚至支持語言流失
2	某些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其他成員則漠不關心或甚至支持語言流失
1	只有少數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其他成員則漠不關心或甚至支持語言流失
0	沒有人關心自己的語言是否流失；所有成員都比較喜歡使用強勢語言

司馬庫斯部落居民在部落裡仍然大量使用族語，他們也相當有語言意識，例如在對觀光客介紹部落遷移歷史時，具備泰雅語、華語雙語能力的頭目全程使用泰雅語介紹。司馬庫斯的田女士表示他們對部落裡幼稚園階段的孩子說華語的現象感到憂心：「我們那邊會擔心，現在小孩子越來越會講國語，那個小的。」部落中的人看到小孩子說華語，

通常都會責備他們，要孩子說族語。以下是中年男性泰雅族人對子女說華語的看法：

例(3)

研究者：你國中、國小的兒子都跟你說族語，小女兒（幼稚園）怎麼開始跟你說國語？

中年男性：我小孩老大、老二都跟我說泰雅語，只有那個小的，那個女孩子，我跟他說族語，她回我國語，我跟她說要講泰雅語，自己的語言不可以忘記，她就是不聽。

例(3)中司馬庫斯學齡前兒童跟父母說華語，並非是來自父母親的影響，而是來自學校、遊客、媒體及外面整個大環境的影響。

與漢人混居的竹東泰雅人，語言傳承也出現類似的危機，不過他們比較不憂心語言失傳的問題。相較於司馬庫斯，竹東泰雅族人對於子女族語能力的期待普遍不高，他們覺得「子女會講一點族語」就可以了，下面的訪談，竹東姜先生談到對下一代族語能力的期望：

例(4)

研究者：你會希望下一代會講族語嗎？

竹東姜先生（18歲）：希望多少要會講一點。

研究者：如果不會講呢？

竹東姜先生（18歲）：不會也沒關係，沒怎麼用到，所以沒有關係。

他們並不擔心下一代不會族語，因為在平地與漢人一起生活，族語「沒怎麼用到」，所以「不會也沒關係」。他們甚至不認為族語會失傳，也坦承他們不大會關心這個問題。綜合上述的討論，在語言態度這個因素，竹東的評估是第1級「只有少數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其他成員則漠不關心或甚至支持語言流失」。

由上述的訪談資料，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族對自己族語的態度有所不同，司馬庫斯的族人比較關心族語的傳承與未來，竹東泰雅人則較為消極，他們甚至認為下一代不會族語也沒關係。

我們運用聯合國的語言活力評估因素，評估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的語言活力，結果發現兩地泰雅語的活力在「語言的世代傳承」、「使用者占社群總人口比例」、「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以及「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這四個因素都有所不同，尤其在語言使用場域及語言態度這兩個因素，差異最為明顯。

## 5. 討論

聯合國的語言活力評估，主要是針對瀕危語言的危險程度做評估，我們用其評估同一語族不同部落的語言活力。之所以評估不同的部落，是因為若要從事語言復振，必須落實到每個部落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策略。即便是同一語族，因為地理位置、對外交通各異，人口聚集的狀況以及社群結構也都不同，語言活力或瀕臨危險的程度也不一，必須採取不同的語言復振策略。因此用聯合國的語言活力評估因素來評估同一語族的不同部落有其積極的意義。

聯合國的九個評估因素中，其中「語言的世代傳承」、「語言使用者的實際人數」、「使用者占社群總人口比例」、「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以及「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這幾個因素，牽涉到語言在不同方言點實際的狀況，即使是同一語族的不同方言點，這些因素仍可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表一即可看出司馬庫斯及竹東這四個因素的活力評估結果不同。以下我們進一步探討兩個部落語言活力不同的原因，最後再依據不同部落的現況，探討語言復振的具體方案。

### 5.1 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活力不同的原因

兩個部落語言活力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地理位置、通婚比例、人口聚居程度以及語言態度不同，以下我們將逐一討論。

#### 5.1.1 地理位置是否孤立隔絕

司馬庫斯位於尖石鄉的「後山」，在 1990 年前沒有對外道路，因此過去一直是一個位處深山、與外地隔絕的部落。鄰近部落的人甚至從沒有想到有朝一日司馬庫斯會有對外道路：

秀巒的部落根本想不到司馬庫斯會有路，曾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我到死，路還不會到司馬庫斯。」（林俊強 1999）

可見過去電力無法到達而被稱之為黑色部落的司馬庫斯的確非常偏遠。1990—1995 年產業道路陸續開通之後，司馬庫斯才開始與外地有較多聯繫，然而即便如此，目前該部落對外道路仍然只有產業道路，進入部落必須自行開車上山數小時，沒有大眾運輸工具可以到達部落。地理上的孤立與隔絕，讓司馬庫斯的語言有天然的屏障。

相對的，竹東位於平地，交通四通八達。竹東泰雅族與漢人混居，與外族接觸頻繁，因此語言的轉移與流失較為快速。司馬庫斯由於長期與外隔絕，現今雖有道路，但是對外交通依舊不便，因此語言維持得比較好。

### 5.1.2 通婚的比例

Holmes (1992: 65) 和 Clyne (1997: 309) 認為通婚也是促進語言轉移的因素，陳淑娟 (2004) 關於大牛欄的調查研究發現：通婚會影響大牛欄語言社群母語為客語者的語言維持或轉移。通婚對弱勢語族的語言傳承有很大的影響，司馬庫斯通婚的比例非常少。過去由於沒有對外道路，外地女子不願意嫁到司馬庫斯，林俊強的研究有一段話能反映鄰近其他部落的人不願意與司馬庫斯的族人通婚：

（別的部落的人說）司馬庫斯是很遠的地方，有再好的人，也不願意讓女兒嫁到司馬庫斯受苦，那邊是地獄（林俊強 1999）。

林俊強 (1999) 的研究也指出很少外地女子嫁到司馬庫斯，<sup>6</sup> 部落內多例異姓通婚，形成以姻親關係為基礎交織而成的網路。部落內異姓通婚，婚配的對象是說同一族語的人，因此有利於族語的維持。相對來說，竹東泰雅人與異族或漢人通婚的比例較高，竹東泰雅人表示，在通婚家庭中，弱勢語言很難傳承給下一代。

### 5.1.3 人口聚居的程度

司馬庫斯泰雅人聚居的部落，司馬庫斯居民絕大多數都是在當地工作，平日種植水蜜桃、高山蔬菜等高經濟價值作物，假日則經營民宿、生態旅遊，司馬庫斯部落居民在部落工作，經濟上就可以自給自足。

竹東則屬於客家區，竹東鎮客家人佔了八、九成之多，泰雅族人和少數閩南人都是少數族群。竹東泰雅族人多從尖石、五峰鄉遷居到平地，他們離開原住民的居住地，到漢人的社會中工作謀生，因此也脫離了族語的環境。由人口聚居的程度來看，司馬庫斯泰雅族人聚集而居，且大都在當地工作；竹東泰雅人則是客家區內的少數族群，生活周遭缺乏族語的環境。

### 5.1.4 語言態度

語言態度是影響語言選擇和使用的重要因素，Trudgill (1992: 11-12) 指出：「在研究語言變化時，看待語言的態度是很重要的，並且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一種方言會於某時以某種方式變化。……主觀態度的變化是引起語言變化的原因，而非結果。」我們的深度訪談發現，住在山上部落的泰雅人，比較關心族語的傳承，而竹東的泰雅族人，相對的比較不在意下一代是否會族語，例(5)中司馬庫斯的田女士與竹東的謝先生對於小孩

<sup>6</sup> 道路開通這幾年，司馬庫斯也開始有與外族通婚的例子，例如有族人娶越南籍的配偶，不過這是少數案例。現在由於對外道路開通，司馬庫斯的共同經營策略也改善族人的經濟生活，日後司馬庫斯與外族通婚的比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族語傳承的影響可能也會日趨嚴重。

不說族語的態度完全不同：

例(5)

司馬庫斯田女士：可是我們都會希望……他們在那邊講國語我們都會罵，因為他們在學校那個國語都會，他們沒有教老師還是會那個老師還是會用國語交談，因為在家裡還是要會講母語，要不然你不講母語的話，自己的話都會忘記。小孩都會忘本了，我們是原住民都會忘記了。

研究者：為什麼小孩會開始講國語？

司馬庫斯田女士：我看小孩子都是看電視，都是看卡通那個。

研究者：你們住在這裡的小朋友講什麼？

司馬庫斯田女士：有時候講母語，有時候講國語，講母語比較多。四、五歲講國語比較多，小學的講母語比較多。

竹東謝先生：他們都會罵小朋友不講族語，他們講錯還會去糾正，我是不會去糾正，順其自然。他們那邊比較特殊一點，不要把語言遺忘。

研究者：在山上還有這種觀念，你們呢？

竹東謝先生：我們是沒有這個觀念，因為競爭的不是用母語競爭，將來要吃飯也不是完全靠母語，會的，當然最好。這是現實的，為了將來的生計啊！

上述的對談呈現司馬庫斯的族人認為族語是族群的重要標記，如果不說族語就是：「忘本了，我們是原住民都會忘記了。」因此他們會糾正小孩的族語，也會責備小孩不說族語；但是都市原住民的態度顯然不同，竹東泰雅人很清楚在漢人的社會中生存，會不會說族語不那麼重要，其他技能或語言能力（例如英文能力）更重要，因此抱持著順其自然的態度，不會強求小孩說族語，也不憂心族語傳承的問題。族人語言態度的差異對於語言維持起了某種作用，在司馬庫斯，大部分的家長會督促小孩說族語，甚至也會談論這件事，無意中也會形成輿論的壓力。例(6)就是他們在討論誰家孩子不說族語的事：

例(6)

司馬庫斯田女士：由浪的孩子很會講國語，快要讀國小。有時候他們跟由浪開玩笑，你的孩子還怎麼都講國語，都沒有講母語，是不是你都是跟他們講國語？他跟孩子有時候講國語、有時候講母語，跟大人有關係。看電視小孩喜歡看那個卡通，卡通都是講國語，小孩天天看就會講。可是我們那邊會擔心，現在小孩子越來越會講國語，那個小的，除非你每次講國語你就是要罵。

Fishman (1991) 指出父母能否將母語傳給下一代，是語言存活的關鍵，也是扭轉語

言活力的起點。父母在家有沒有跟子女說族語是非常重要的，在司馬庫斯大家普遍會關心、注意下一代是否說族語，在家中也會跟子女說族語、甚至要求子女說族語，這對於族語的維持會有某種程度的作用；竹東泰雅人比較不在乎子女是否說族語、會族語，在家庭也不一定跟子女說族語，因此面對強勢語言的衝擊，族語的流失勢必更加快速。

以上我們從地理位置是否孤立隔絕、與外族通婚的比例、族人的聚居狀態以及語言態度等，分析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活力之所以不同的原因。瞭解兩地語言活力差異的成因之後，接續我們要討論如何進行語言復振。

## 5.2 語言復振

司馬庫斯、竹東的泰雅語活力不同，必須採取的語言復振措施也不同。Fishman 的逆轉語言轉移理論將各語言依其瀕危的程度分為八級，我們將針對兩個部落語言活力的現況，對照到 Fishman 逆轉語言轉移理論的世代斷層分級表，探討語言復振具體可行的策略。

### 5.2.1 竹東泰雅語的語言復振

竹東的語言復振首要之務是讓族語恢復世代溝通的功能，尤其父母在家庭中與子女說族語是最重要的一環。此外，在社區教導一批重視族語能力的年輕人、經常帶子女回到山上的部落接觸族語，並從制度立法層面擴大並提升學習族語的實際效益，這些都是有效的語言復振方式。

#### 5.2.1.1 會族語的長者在家中與下一代用族語交談，讓族語恢復世代溝通的功能

竹東泰雅語的瀕危程度趨近 Fishman RSL 理論世代斷層分級表的第七級，但尚未到達第六級。如前所述，第七級的定義為：會說該語言的人已經過了養育兒女的年齡，屬於高年齡層，但他們仍然集中在一起，仍可使用該語言。第六級是該語言被使用於非正式的場合，在家庭中三代間可以用母語溝通，但是另一個優勢語言被使用於正式場合。依照這樣的定義，竹東泰雅語介於第六、七級之間，因為家庭中三代間不一定能用族語溝通，未達第六級；竹東約三十五歲以上的泰雅族人會族語，並不是僅限於高年齡層，因此瀕危的嚴重程度不及第七級。竹東泰雅語的復振要從第七級重建語言，讓家庭三代之間可以用族語溝通，因此讓族語恢復世代溝通的功能是竹東泰雅語復振的首要工作。

竹東泰雅人離開部落到都會謀生，在漢人的社會裡沒有族語的環境，因此家庭是唯一可以提供族語環境的地方，竹東的謝先生也說：「都市要靠家庭，如果家庭不講就沒辦法。」因此會族語的父母親是否在家中與子女使用族語，是都市原住民族語傳承的關鍵因素。不過我們發現在都市中，通婚家庭的族語傳承非常困難，因為外面的大環境沒有



接觸族語的機會，家庭中不同語族的夫妻也難以用族語溝通。這樣的情況就必須一人一語——會泰雅語的父親或母親仍然堅持與子女說族語，如此才有可能把族語傳承下去。

#### 5.2.1.2 教導一批重視族語能力的年輕人

由於都會裡沒有族語的環境，因此族語的傳承非常困難，竹東泰雅語的世代傳承已經出現斷層。除了家庭之外，社區裡也需要集結幾位對族群語言、文化的傳承有使命感的族人，努力教導一批認同自己族群語言、文化的年輕人，在教會或一些族人聚會的場合，創造族語的環境，讓都市的年輕族人藉此持續的接觸、學習族語，進一步增進族語能力。

#### 5.2.1.3 經常帶子女回到山上的部落接觸族語

都市裡沒有族語的環境，不過竹東泰雅人的原鄉尖石鄉或五峰鄉還保有族語的環境，因此經常利用假日帶子女回到山上的部落，瞭解自己族群的生活、文化，讓子女置身在族語的環境中，這樣也對族語的維繫有所幫助。

#### 5.2.1.4 從制度立法層面擴大並提升學習族語的實際效益

都市原住民之所以不關心族語的維繫與傳承，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會族語沒有直接的利益，他們認為在平地與漢人競爭，是否會族語並不重要。當會族語沒有多大用處時，都市原住民的父母也就不在意子女的族語能力，因此讓族語「變得有用」是復振族語的有效方式。2007 年開始實施原住民學童取得族語認證升學加分更優惠的措施，這個措施讓族語能力與升學考試掛勾，如此一來，原住民對於子女的族語能力也會更加重視。台灣目前的鄉土語文教學只在國民小學實施，不過因為升學加分的誘因，所以部分原住民學區的國中，仍會自行申請經費在學校上族語課，以便讓更多原住民學童通過族語認證，獲得更多的加分優惠。因此從升學制度賦予會族語的原住民學童更多的加分優惠，這樣的政策對於族語的復振，某種程度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 5.2.2 司馬庫斯的語言復振

運用聯合國的語言活力評估因素，評估司馬庫斯的語言活力時，發現司馬庫斯在語言的世代傳承、使用人口以及語言的使用等三因素，語言活力還不至於呈現瀕危狀態。不過從小學以上的兒童在多數場域使用族語、部分幼稚園階段的兒童卻以華語為主要使用語言來看，司馬庫斯的語言危機已經浮現。我們要先探討學齡前兒童開始使用華語的成因，司馬庫斯部落有一位阿美族的老師教學齡前的兒童注音符號，這位阿美族的老師不會說泰雅語，因此都用華語教學。外地來的觀光客大都說華語，媒體的語言也大多是華語。學校的教學語言、觀光客的語言以及媒體的語言，對司馬庫斯族語的未來造成直

接的衝擊。目前我們雖然只看見部分幼稚園階段的兒童使用華語，然而如果不防微杜漸，過幾年司馬庫斯的兒童有可能都變成「華語兒童」。

對照到 Fishman 的 RLS 理論，司馬庫斯部落屬於第六級，族語被使用於非正式的場合，在家庭中三代間可以用族語溝通。在部落中族語的使用超越家庭的單位，擴展到社群，例如族語可使用於鄰居、朋友等。落實到語言復振，司馬庫斯部落一方面可以積極向第五級邁進，一方面必須繼續強化族語在家庭－鄰里－社區的使用。

Fishman 的 RSL 理論的第五級是要培養族人具有讀寫的能力，因為具備讀寫能力後，弱勢語族即使無法聚集而居，也可以透過刊物強化聯繫。目前雖然學校的族語教學也會讓孩童認識泰雅文字，但是因為每週只有一節課，成效不彰。難能可貴的是司馬庫斯有部分的成年人自主的學習泰雅文字，不過大體上目前仍是少數部落菁英才具備泰雅文字的讀寫能力。在讀寫能力的培養上，學校能做的很有限，我們認為教會可以規劃提供培養泰雅語讀寫能力的課程。

除了向第五級邁進外，司馬庫斯也必須鞏固第六級的狀態，強化族語在家庭－鄰里－社區的使用。目前在家庭及社區中都有充分的族語環境提供給孩子，華語的衝擊主要來自媒體、學校及觀光客。小部落很難抵擋台灣整個語言大環境的影響，我們認為可行的方式是從幼稚園教育著手。首先是請會族語的老師擔任幼稚園的老師，老師在幼稚園階段使用族語教學。仿效紐西蘭毛利人的語言巢（language nest）的作法。語言巢運動是毛利人發起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理念是：兒童從一開始就浸淫在毛利語和毛利人的價值觀中（語言巢官方網站 Kohanga Reo OFFICIAL <http://www.kohanga.ac.nz/>；張學謙 1996）。語言巢的褓母都是精通毛利語言文化的女性，他們完全使用毛利語和兒童說話、講故事、遊戲。毛利語是語言巢唯一使用的語言（張學謙 1996）。語言巢的教育讓懂毛利語、英語的雙語人口增加。司馬庫斯可以先從幼稚園做起，具體的作法是聘請精通泰雅語言文化的人教導幼稚園學童，並用泰雅語教學。

除了幼稚園設置語言巢之外，小學教育也有努力的空間，可以朝泰雅語、華語雙語的方向努力。司馬庫斯希望成立部落的森林小學，由族人自主規劃、設計課程，此即 Fishman 的 RSL 理論的 4a 級，弱勢語族對課程設計及人事安排有主導權，可以成立完全族語學校，用以取代義務教育。但是目前由於經費、人力等限制，司馬庫斯部落的小學實驗分校仍屬政府管轄，因此師資、教學理念和教學目標仍無法由部落居民自主決定。目前小學老師的聘請由地方教育局負責，老師全都來自外地，不會泰雅語。如果日後司馬庫斯果真可以有足夠的經費設立自己的部落小學，那麼就可以聘請有族語能力的人來教學，如此可以有更積極的復振方式：部落的小學採用泰雅語、華語雙語教育，讓泰雅語變成教學語言之一，這樣就能讓小學階段的兒童保有族語能力。

## 6. 結論

聯合國提出的語言活力評估因素，可以剖析瀕危語言許多面向的語言活力，然而，瞭解瀕危語言的活力背後更重要的目的是：依據該語言瀕危的現況，提出語言復振的具體方案，挽救該語言。我們認為語言復振必須落實到每一個部落，針對語言瀕臨危險的程度並考慮當地的特性及文化，擬定有效的方案。我們發現即使是同一語族，各部落的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場域及語言態度仍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必須用這些能反映個別差異的因素，分別評估同一語族各部落的語言活力，再依據評估結果，思考語言復振的方案。司馬庫斯與竹東在「語言的世代傳承」、「使用者占社群總人口比例」、「語言現存使用場域的趨勢」、「語族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這四個因素，語言活力評估結果不同，語言復振所需要達到的階段性目標也不相同。

本文的貢獻是結合語言活力評估因素，對應 Fishman 的 RSL 理論，提出具體的語言復振方式。語言復振要依據語言瀕危的程度，提出不同階段性的復振策略，因此用語言活力評估的結果，參照 Fishman RSL 理論的世代斷層分級表，就可以更具體明確的擬定出有效的語言復振方案。例如相當於第六級的司馬庫斯，現階段具體可行的語言復振方式是成立完全族語幼稚園，逆轉幼稚園學童開始說華語的危機；並且訓練族人泰雅語的讀、寫能力，積極向第五級邁進；而趨近第七級的竹東，語言復振極為不易，關鍵是家庭使用族語，社區的長者也努力教導一批重獲族語能力的年輕人，雙管齊下讓族語恢復世代溝通的功能。本文將司馬庫斯及竹東泰雅語活力的現況，扣合 Fishman 的 RLS 理論，對兩地泰雅語的復振，進行全面深入的探討。不僅有理論的依據，針對不同部落所擬的語言復振方案，也有實際應用的價值。

## 引用文獻

- Clyne, Michael. 1997. Multilingualism.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ed. by Florian Coulmas, 301-14. Oxford: Blackwell.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Holmes, Janet.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2008. The great diversity of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 3: 523-546.

- UNESCO.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UNESCO Documents Approved b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the UNESCO Programm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Paris-Fontenoy, 10-12 March 2003.
- 何大安. 2007. 〈語言活力通說〉，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1-6。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何德華. 1995. 〈雅美語的語言活力〉，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小型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李壬癸. 2007. 〈台灣南島語的回顧與展望〉，《原住民族語言發展論叢》，1-11。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 李壬癸、何月玲. 1989. 〈蘭嶼雅美語初步調查報告〉，《漢學研究通訊》，7. 4：224-232。
- 林金泡. 1995. 〈母語與文化傳承〉，李壬癸、林英津編《台灣南島民族母語研究論文集》，203-222。台北：教育部。
- 林俊強. 1999. 《開闢運輸道路影響原住民部落發展之研究——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 彼得·特拉吉爾 (Peter Trudgill). 1992. 《社會語言學導論》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周紹珩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學謙. 1996. 〈紐西蘭原住民的語言規劃〉，施政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267-292。台北：前衛出版社。
- \_\_\_\_\_. 1999. 〈語言景觀與語言保存規劃〉，《臺東師院學報》，10: 155-172。
- \_\_\_\_\_. 2003. 〈回歸語言保存的基礎：以家庭、社區為主的母語世代傳承〉，《臺東師院學報》，14: 97-120。
- 曹逢甫. 1997. 《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台北：文鶴出版社。
- 陳淑娟. 2004.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_\_\_\_\_. 2007. 〈台灣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的個案研究——以閩、客雙語的大牛欄及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51-6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陳淑娟、江文瑜. 2005. 〈語言能力、語言使用與母語維繫——以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12: 139-154。
- \_\_\_\_\_. 2006. 〈泰雅語的語言轉移、流失與再興——尖石水田部落的調查研究〉，戴昭明編《中國首屆人類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76-198。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陳慧萍. 1997. 《臺東縣蘭嶼鄉雅美族第二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型態及語言態度之調查》，靜宜大學碩士論文。
- 黃宜範. 1991. 〈社會語言學的一些觀察〉，《國文天地》，7. 6: 16-22。
- .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研究》。台北：文鶴出版社。
- 黃宜範、張宗智. 1995. 〈噶瑪蘭語：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李壬癸、林英津編《臺灣南島民族母語研究論文集》，241-256。台北：教育部。
- 黃美金. 2000. 〈台灣南島語言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36: 79-110。
- 蔡秀菊. 2004. 《司馬庫斯部落共同經營模式之探討》，靜宜大學碩士論文。
- 劉秋雲. 2003. 《臺灣地區原住民母語教育政策之探討：以布農族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盧慧真. 1996. 《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族母語流失之調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韓世芬. 1995. 《臺灣原住民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之調查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謝國平. 2007. 〈語言流失與 RLS 在台灣〉，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51-6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嚴祥鸞. 1996. 〈參與觀察法〉，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195-222。台北：巨流出版社。

---

陳淑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suchuan@seed.net.tw

## **Language Vitality and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of the Atayal in Taiwan: The Cases of Smangus and Chutung**

Shu-Chuan CHE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language vitality and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of the Atayal of Smangus and Chutung.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1) applying United Nations language vitality evaluation factors to evaluate multiple facets of the vitality of Smangus and Chutung Atayal; (2) analyzing the reasons which cause language vit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Smangus and Chutung Atayal; (3) applying Fishman's theory of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o assess which level of Fishman's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the Smangus and Chutung Atayal approach and investigate effectiv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Research methodology consisted primarily of participation in and observation of in-depth interviews. Research results revealed that Smangus ranked level six in Fishman's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suggesting a need to teach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o the tribes' people. The Atayal of Chutung approaches level seven, the key aspect of this level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being the recovery of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vitality,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tayal language, Smangus, Chutung